郎潛二筆

燕下鄉脞錄卷十

鄞　陳康祺著

海甯查愼行夏重嗣瑮查浦昆季皆負儁才少以詩文相劘切康熙庚辰癸未後先成進士入詞苑同館十年夏重年六十四告歸又二年查浦從順天學使因病辭職年適與同夏重七十外刻詩查浦繼之兄弟互相爲序天倫唱和之樂坡谷不如余久遭鴒原之痛者讀二查集不覺黯然

冬心徵士以書畫遨嬉名勝四十餘年所攜傔從亦各擅一藝甬東朱龍善琢硯新安張喜子界烏絲闌會稽

鄭小邑兒工鈔書吳趨莊閏郎操縵能理琴曲涇陽蔡春解歌元白新樂府自徵士僻好畫竹長幅矮卷日竟十數蘭陵陳彭亦學畫竹竟可亂眞庸保都養乃有如許雅材徵士之識趣可想

圖文襄公海初爲中書舍人

世祖幸南苑公負寶以從

上見其舉止嚴重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洊至大學士及康熙初西征授鉞果建大勛

文襄公明亮少尙履親王郡主王母妃薨奉移之東陵道路積潦舁夫憚行公躬行泥淖嚮導舁夫不從

令者以杖撻之在道數日隊仗整肅如行軍王竊歎曰

吾家快壻

國家大將材也公卒以金川湖北軍營立功

三藩之變禁旅南征宿衛盡空及察哈爾叛京師無兵

可調盈廷震愕

聖祖命選八旗家奴之健者付圖海北征公赴得勝門外教場閱畢即日趣行不許信宿所過州縣村堡騷掠者置不問比出塞至賊境下令曰察哈爾元之後裔數百年珍寶山積爾等能破之富且百倍衆踴躍無不一當百勝於節制之師遂破之歸而請豁所過租稅以恤

邊氓蓋以烏合之衆禦方張之寇非此無以得其死力淮陰侯驅市人而戰知此術矣按魏源聖武記載此事亦以淮陰爲比而深恐後人之藉口意甚深遠

乾隆朝名將以超勇公海蘭察爲冠邊功戰略炳爲旗常無待述矣其行軍實由天授有爲自古名將所未嘗到者自結髮從戎每臨陣微服率數十騎繞出賊後知何處有瑕可蹈輒衝入賊隊左右疾射使其陣亂而我兵乘之又能望雲氣決賊勢之盛衰此戰之勝負察山川脈絡知安營汲水之宜聽地籟識賊馬之多寡驗馬矢料敵去之遠近卽倉猝閒手彈弓弦亦能預測利鈍

以故進必殲敵退亦全師操縱神奇不可殫述按望氣之說屢見史策古名將皆能之北齊時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超勇蒙古人或得祕傳不知今尚有傳者否 魏氏

聖武記稱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康祺謂是直天生李晟爲社稷耳豈獨文襄一人福命致之哉

川楚用兵以忠毅公額勒登保爲經略奏帶郎中胡思顯代具奏稿每有小衄直陳不諱仁宗嘉公不欺並加胡思顯三品卿銜然後知名臣幕府未可參佐非人

阿文成公立功絕域將材相業冠絕一朝相傳公在行營每軍務倥傯帳中獨坐飲酒吸淡巴菰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或砉然長嘯拔劒起舞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語卽知其器識輒登薦牘故人樂爲用嘗識興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卽日授副將海超勇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公驅使辱駡惟命逌他帥雖禮下之不樂爲用文成洵神人哉

國朝武功鑠千古而將才輩出亦頗隨地脈爲轉移從龍諸佐蔚起關外及康熙平三藩後則漢臣名將西北

爲多如提督侯爵張勇及其子雲翼提督男爵梁化鳳及其子浙閩總督鼐提督子爵王郡及其子總兵守乾提督陳福及子提督大用廣東提督殷化行貴州提督楊天縱提督副將軍龍芳皆陜西人雲南提督伯爵趙良棟及子廣東總督宏燦巡撫加總督銜宏燮提督將軍王進寶及子總兵用予提督兵昇龍及弟提督超龍子威信公大將軍鍾琪提督鍾璜孫巡撫濬提督馬際伯與弟提督見伯總兵覿伯副將顯伯提督潘育龍與姪孫提督元善提督韓良輔與子提督勳總兵師宓賓與子提督懿德提督樊廷與子總兵經文又兄弟總兵

康泰康海總兵圖形紫光閣高天喜皆甘肅人及二省教匪靖而蜀將競興東南海賊橫而閩帥繼起至於粵匪盪平凡著名將帥盡隸湖南勦捻之役參以皖將二百餘年來以一省人材備五等封爵者前惟四川嘉慶中十七省提鎮四川居十之九後惟福建近年之湖南所少者公爵耳如曾文正左相國封侯曾中丞國荃封伯李忠壯公臣典劉京卿錦棠封子提督蕭公孚泗今長江提督黃公翼升封男而又有併騎都尉雲騎尉爲子男之爵者數家蓋楚才獨盛矣總觀前事地脈遷變理或有之然苟非一二命世大人提倡忠義物色英雄訓練而羈縻之恐

可亭相國督南河積勞遘疾假歸里門時河工未蕆兩
江總督鐵冶亭保請帑六百萬
睿廟以靳事艱鉅
命戴文端偕覺羅長文敏公麟赴工審度並
諭文端曰淸江距江西才二千里使事畢卿可一歸省
卿叔父故文端紀
恩詩有此去竹林勤問訊親傳
天語到柴門之句以朝夕夾輔之重臣
恩予往返四千餘里以慰其家庭骨月之私爲史册紀
載所未有葢

睿廟極重戴氏叔姪欲並寄以股肱心膂其儲參大政之意已於是乎定矣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滿相托文定公津漢相大庾戴公均元扈灤陽圍甫駐蹕

聖躬驟有疾不豫變出倉猝從官多皇遽失措二公督內臣檢

御箧十數事最後近侍於身間出小金盒鎖固無鑰文定壞金鎖發盒得

寶書遂相偕奉

宣宗即大位率文武隨　瑞邸行禮乃發喪中外晏然
服二相之鎮定敬按是則本包世臣大庾神道碑與　實錄所紀稍異
可亭相國清慎愨誠蒙
仁宗破格恩以漢臣總理內務府工程處冀變積習而
公三督工程皆獲告譴初以監修
吉地失察工弊奪一官褫宮銜花翎繼以
裕陵隆恩殿專金四柱俱丈二圍大木而十五六年之
頃遽致蠹朽公方由河督起病坐是遷副都及公既予
告歸適
寶華峪地宮滲水被

嚴旨與英相國和同逮籍家產才值萬餘緡
宣宗意稍解除名放還包愼伯撰公墓碑遂謂舊例內務府事務不使漢大臣參預亘有深意康祺以爲愼伯之言非也內務府卽秦漢已後之少府在周官屬之冢宰滿漢大學士均得與聞儻必防壅蔽之蠹入聽濫卮之旁決大臣謀國義不宜然

三代賢臣享年最永者以召公奭爲第一春秋則推蘧伯玉
本朝宰輔頤耋引年可亭相國其稱首矣公年九十有五公長子戸部郎中詩亭侍養在籍年將八十依依膝

下如嬰兒人呼爲小秧子

索佳氏約齋侍郎額勒布官戶部郎中時以管部王大

臣密薦廉能第一

特旨擢本部侍郎管錢法堂事務異數也

乾嘉以前淮綱繁富甲天下視鹺使者驕貴倜出出則

輿從華盛倍封圻金錢揮霍一斤鉅萬額少農勒布官

兩淮力矯積弊常從二三騎自策羸穿街巷禱雨甘泉

山輒步烈日中往返三數十里舊例別庫歲徵幾千萬

乃鹺賈結交勢要物聽使者主持公壹不問游客來謁

自饋肴蔬果餌數器而已曰吾爲揚州開一生面也嘉

慶戊辰被議入都鹺賈送至王家營環跪納會子四紙紙各鏹十萬公詰何爲僉曰大人節官費歲數十萬又奏增鹽息至分半歲溢且二百萬計大人拔臨六載衆商所受恩且累千萬區區者誠不足言報稱公曰我前節官費以爲今日地是攫窮家所應有也請增鹽息者爲岸估持若短長耳若等竟以作市價是浮民以益商我負疚滋重況分若肥耶必不聽者以狀上

聞矣是年秋公故當覲

聖例以珍玩爲面貢公閱實製備僅值十六萬先期貯京第及至都部議當差熱河不得面無用貢公瀕赴戍

遣使悉送還揚州費腳價銀六千實己資也嗚呼處脂不潤如公誠可質古人矣按公少時奔喪至山西士人醵贐萬金爲賻公一無所受事聞　仁宗大嘉許可卹自古名臣必於微賤時培養風節百爾君子盍共勉之

吳槐江制軍充軍機章京久阿文成公甚器之大學士伯和珅同掌樞府積不平嘉慶初政文成旣薨

純廟幸灤陽

訓政憂勤或午夜視事一夕以

宣軍機大臣不得

命召章京唯吳公已上直入對稱

旨少頃珅至

上曰軍機事日繁傅森吳熊光皆任事可在軍機大臣
上行走以助若珅謂吳官纔五品不符體制按公時官通政司參議
上命加三品卿銜珅又曰其家貧大臣例開轎恐力不辦
上命賞戶部飯銀千兩又曰戴衢亨出身狀頭官學士已四品在軍機日久與吳同用吳不如用戴
上曰此豈殿試耶珅語塞乃承
旨然文端卒與公同加三品銜拜
命而班次乃居公下珅之奸詐如此珅之能行其奸詐

者亦僅如此按傳公森任侍郎久前一日召見詰問甚厲人共危之及上直乃知聖意疑公識度或未勝大用試而後授也

嘉慶丙辰川楚軍興賊氛逼荊州州城岌岌無守微漢壽亭侯忽示夢於馬廠掘獲礮九位石子十萬斤奏聞錫名曰神賜大礮安荊州大廟即當日幕府故址宜祚順佑民威靈尤赫赫云

凌曉樓先生曙嘉慶閒江淮大儒也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尤精爾其少時讀書之苦行與牧豕負薪相仿彿者先生以一孤童貧而居市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即去香作雜傭保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

詁解鄰之富人爲子弟延經義師先生乘夜狙其軒外聽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戶不納先生憤甚求得已離句之舊籍於市私讀之達旦而日中傭作如故年二十乃棄舊業集童子爲塾師童子從君游則書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從衆脩脯入稍多益市書遂博通姉壹學以大成先生甥儀徵優貢生劉文淇少貧似舅先生愛其穎悟不忍棄之遂朿自課之且教其學劉齒未壯並成通儒觀凌氏舅甥有志之士其勿以孤寒自沮矣

包愼伯作甘泉薛傳均子韻墓碑敘述交友多嘉道閒

漢學之儒頗有裨於纂學案記師承者為備錄其大略以貽學子碑云予嗣少與儀徵劉文淇孟瞻涇包慎言孟開旌德姚配中仲虞及予弟季懷按名世榮五人者相結為本原之學孟瞻孟開季懷治詩攻毛鄭氏治易攻虞氏予嗣治小學攻許氏皆旁通羣籍而據所業為本柢礪以有成近世昌許氏者推嘉定錢氏金壇段氏予韻究其得失而右錢氏又云予弱冠展側江淮問物色樸學得陽湖黃乙生小仲通鄭氏禮行不逮其言武進劉逢祿申受通何氏春秋虞氏易雖情鍾勢曜而讀書如有嗜好江都凌曙曉樓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困學而不

厥同邑（按謂涇縣）人胡世琦玉樵墨守鄭氏有綴殘補缺之
勤嘉定潘鴻誥望之能錯綜許鄭以適大義丹徒柳興
宗賓叔治詩禮史漢能依雅訓以捍俗說寶應劉寶楠
楚楨上世故崇漢學能不墜其家法儀徵汪穀小城覃
精許鄭尤長於地理黟俞正燮理初通鄭氏禮杜氏春
秋烏程淩堃厚堂綜漢義說易禮春秋數十萬言與理
初並長推步算術吳越英儁畧備於斯然必守許氏以
推原賈馬鄭服訓詁者卒莫如子龍之善慎伯是作於
近時漢學家數蓋已什得八九矣

曾文正公文鈔歐陽生文集序云乾隆之末桐城姚姬

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已久尤精力之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

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昌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姚先生由是江西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於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以相從學文爲事既而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

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讀此則古文家桐城一派亦已什得八九按歐陽生名勳

漁洋居易錄云弋陽汪少偉赴一中官請設飯止半盂而香滑迥異常米問所從出云是四川以歲例入貢者其米生於鵜鴣尾尾止二粒取出放去來年則更取之康祺按米產鳥尾事太不經即有此貢殆亦如燕銜海

魚稷採山殊物以罕異見珍故明代因以進御然他處不見紀載錢唐張雲璈有鷓鴣米詩亦據漁洋一言初非實有聞見想幸值

聖明從前蜀帥必已抗疏裁罷矣

無錫楊明府夢槎乾隆間以孝廉令四川酆都值金川酋逆命調赴監製礮位屢有功癸巳六月大軍至木果木山夜半賊劫礮局遂擁之去環叩用礮之法明府陽教之而陰詭其製反裂殪賊無算賊酋切齒剝其屍如泥事聞

詔贈兵備道

賜祭葬廕一子如其官嗚呼烈且智已

嵇文恭公當國其相業人共稱之其清操容有不甚知者比公晚年予告常膳至不能具兼味歿未一載賴眠胡同第宅即屬他姓中外感服始歎公之清恐人知公塔張雲璈詩有云老屋區區留不得而今始識相公貧蓋紀實云

羅貫中三國演義多取材於陳壽習鑿齒之書不盡子虛烏有也

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通鑑六韜兼及是書未竣順治七年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

國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嘉慶間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衞從海超勇公帳下每戰輒陷陣超勇曰爾將材可造須畧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爲經畧三省教匪平論功第一蓋超勇亦追溯舊聞也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爲賊蜀人金公趾在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曰孔明不敢望關張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甸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則亦傳習鄙書之效矣

康熙三十八年

聖祖三次南巡由浙回蘇

駕幸洞庭東山有水東民人告菱湖坍田賠糧收紙付

巡撫

上問扈蹕守備牛斗云太湖廣狹若干奏云八百里

上云何以具區志止稱五百里奏云積年風潮衝坍隄岸故今有八百里

上云去了許多地方何不奏聞開除糧稅乎奏云非但水東一處即如烏程之湖漊長興之白茅嘴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墩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之

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遂

諭令查明奏免康祺敬按

聖祖德量同天六十年中如此偏恩豈勝枚數惟午守備以末弁前驅忽邀淸問在他人當已跼蹐乖常而乃奏對從容旣歷舉夙所諳習之江浙水道地形復毅然爲民請命其學識殆出儒臣上矣

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枝葉皆香千年物也聖祖南巡每幸園嘗撫玩不置第六次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愼行詩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

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迨
聖祖賓天此樹遂枯亦可異也
康熙乙酉五次
南巡至蘇州三月十八日
諭江南上下兩江舉監生員等有書法精熟願赴
內廷供奉抄寫者著報名齊集江甯蘇州兩處俟回鑾
日親加考試越一月
命掌院學士揆敘赴府學考試進呈册頁取中汪泰來
等五十一人同前考過郭元釪等十人俱赴
行宮引見各蒙

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

常熟翁鐵菴司寇受要人旨劾湯文正而據其位何義門請削門生籍屢見前人紀載余初筆亦述及之唯履園叢話稱卽墨郭公琇令吳江時前撫余國柱方掌綸扉徵賄巨萬不與嗾人劾奏虞山司寇從而和之長洲貢生何焯在京考選爲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攘駡不已索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爲師義門由是知名與他說稍異未知孰是

乾隆四十六年逆回犯蘭州而甘肅冒賑事發獄已成矣誅竄者幾百人而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昆明錢南

園通政澧方爲御史奏言冒賑折捐固皆由王亶望骩
法營私但查亶望爲藩司畢沅曾兩署陝甘總督近在
同城豈竟豪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至如此
之甚即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雖不敢必
其利令智昏甘受人餌惟是瞻徇回護不便舉發甚非
大臣所以居心奏入
上是之奪沅爵三級先是科道衙門自李漱芳左遷後
無人敢言事者自此疏出而一時臺閣凜然生風
錢南園通政復有疏劾東撫國泰一事甚有益當時大
局奏言山東吏治廢弛借納貢名貪婪無厭官民苦之

所屬州縣虧空纍纍請
旨拔問且言嗣後願
皇上勿受貢物俾天下督撫無以藉口
上覽奏即命軍機處傳訊已而有
旨隨同軍機大臣和珅劉墉諾穆清等前往查訊其時
和珅柄國而國泰素奔走其門下者人皆爲通政危及
抵境和已授意國泰彌縫輒以危言相恫喝幸劉文淸
深知其弊常與通政密商比到省盤查則和先揚言不
用全數彈兌抽查至數十封無短絀和遽起回館舍通
政請封庫次日徹底拆封則多係圓絲雜色銀蓋借諸

商賈以充數者因詰庫吏得其實遂出示召諸商賈來領大呼曰遲來即入官於是商賈紛紛具領庫為一空復往盤他府亦然案遂定和亦無加何也於是國泰與藩司于易簡俱拏交刑部治罪
商宗嘉之許為敢言語云批龍鱗易捋虎鬚難通政是舉若非
聖君在御賢相同舟其不為珅所搏噬也幾希
錢南園視湖南學不通干謁不受苞苴取士至公士子莫不誠服期滿留任適丁母憂聞訃之日星夜出城宿於旅舍即委員齎印交巡撫次早啟行大吏已下追送

購儀皆拒不受嗚呼舉察廉孝者身範當如是已

錢南園重入諫垣按南園以督學湖南時荊州水災城圯及孝感有活埋人命之案不行查奏部議革職留任後復加　恩以主事用攷令甲革留加恩應改降留不應以通副堂官反降司員六品再擢始仍官御史事在乾隆末年殆和珅與有力也時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議

諭不和辦事不同一處處開朋黨之禍南園上疏曰軍機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互相可否此定例也近惟阿桂在軍機處餘或在

內右門或在南書房或在造辦處一切咨事畫稿司員趨走多歧恐生事端況

內右門近接

養心殿不能不與內監習狎萬有一如從前高雲從之事雖立正刑辟而所絓已多請

飭諸大臣循照舊章同止軍機處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以昭畫一之規

高宗覽奏切責大臣謂錢澧所奏甚是即令在軍機章京上行走當時阿文成已下咸稱爲南園先生不以名也惟和珅屢加究詰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

燕下鄉脞錄卷十終

燕下鄉脞錄卷十一

鄞　陳康祺著

本朝狀元自順治三年迄同治十三年凡九十三人江南一省得四十五人常熟一縣已得六人蓋順治戊戌孫承恩康熙己未歸允肅庚辰汪繹戊戌汪應銓咸豐丙辰翁同龢同治癸亥翁曾源也翁氏叔姪八年中兩得大魁科第之盛已無比儷詳初筆所尤奇者道光丁未龐文恪公鍾璐以第三人及第翁文端弟子也越庚戌一科至咸豐壬子楊太常泗孫以第二人及第亦文端弟子也復越癸丑一科至丙辰文端子適爲第一人天

于一周三鼎甲蟬聯鵲起同在一城又同承文端公門牆堂構之遺衣鉢箕裘之緒談形勝者謂虞山地脈使然豈果專藉地脈歟按三君在朝並以文章政術見稱益見文端遺澤之遠

鎮洋制府撫河南乾隆五十二年湖北荊州府江水暴漲隄潰城決淹沒田廬人民死者以數十萬計七月朔得襄陽飛信制府即日先發藩庫銀四十萬兩星夜解楚賑濟一面奏聞

高宗大加獎賞不數日擢兩湖總督昔汲長孺之發倉猶待矯詔且所發粟數史亦無徵制府此舉固由仰體

聖慈其識量亦不媿封疆矣

錢梅谿泳履園叢話書舊一門載畢秋帆督兩湖時值公相和珅年四十自宰相已下皆有幣帛賀之惟秋帆獨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瓷數物爲公相壽梅谿曰公將以此詩入冰山錄中耶秋帆默然乃大悟終其身不交和相云云康祺按秋帆制府愛古憐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懾於權勢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梅谿畢氏客固宜諱莫如深惟欲以拒絕權門歸功於一言之諫沮其然豈其然乎

吳文節公文鎔之督兩湖也粵賊方由江西回竄田家鎮師潰省城戒嚴時咸豐三年九月公受任甫三日也

巡撫崇綸懼欲逃揚言督兵營城外公策馬往詰則曰饟絀兵單城豈能守公正色曰汝朝廷二品官何出此語此時吾輩舍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八字外豈有他策撫臣曰公欲死節博美名耳軍興疆臣多併節吾二人頭顱儻再落幺麽手如國體何公忿不能遏拔佩刀斫几上曰誰再言出城者汙吾刀撫臣齒戰面土色惕惕然驚不復能正視公嬰城固守數十日竟擊退劇賊城賴以完撫臣則大憾所籌畫悉反公所爲檄饟徵兵百計齮齕十一月公遵

旨督兵攻黃州賊少有斬獲明年正月移駐堵城距城五十

里賊縱火焚營壘士卒驚潰公遂被害公雖以同舟非
人賜䘏淪沒而建祠
錫謚邮典崇優彼撫臣者旋奉
嚴旨逮問徒以畏罪自盡倖免秋官失律之誅亦足見
聖朝之彰癉矣士君子讀聖賢書食君父祿時變倉卒
匡濟無功堂堂七尺之軀奈何不以馬革裹之而幾使
歐刀飲血哉
咸豐間髮捻縱橫英夷內擾侍郎某某輩屢駕鋒軺囊
橐充牣遂託詞養親乞退計將爲多牛翁老矣轉徙兵
間生事日迫而同治初元劇寇以次削平還顧堂上哀

病無恙則又款段入都疏稱大亂初已時事艱難臣受
恩最深臣親尙康健不敢不出云云朝士詫異有改成
語以譏之者曰世亂見孝子家貧出忠臣夫仕宦嬛巧
之習後生輕薄之談不足污吾筆姑錄其事爲進退失
據者戒也諱其姓名存忠厚也

近數十年
殿廷考試專尙楷法不復問策論之優劣以致空疏淺
陋競列淸班甚至有抄襲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
而讀卷諸公評隲楷法又苛求之點畫之閒有一字古
體帖體依說文篆隸而不合時式者卽工楷亦置下等

康祺偶見廠肆有乾嘉年間殿試策不爾也朱侍講逌然云其先德侍郎公及第時不爾也此風不知開自何時後詢之章少宰華云

宣宗初登極以每日披覽奏本外中外題本蠅頭細書高可數尺雖窮日夜之力未能徧閱若竟不置目恐啟欺蒙嘗試之弊嘗問之曹文正公振鏞公曰

皇上幾暇但抽閱數本見有點畫謬誤者用朱筆抹出發出後臣下傳觀知

乙覽所及細微不遺自不敢怠忽從事矣

上可其言從之於是一時廷臣承望風旨以爲奏摺且

然何況士子試卷而變本加厲遂至一畫之長短一點之肥瘦無不尋瑕索垢評第妍媸以
朝廷掄才大典效賤工巧匠雕鏤組織者之程材而士子舉筆偶差關繫畢生榮辱末學濫進豪傑灰心疲癃若斯雖堯舜皋夔之聖賢豈能逆料與文正晚年頗以爲悔故少宰獲聞之康祺嘗謂今日科舉望其得士必自殿廷考試用謄錄始試質之有心者

李敏達公衛爲浙江總督時疏言鄞縣大嵩港灌民田數萬畝日久淤淺且無支河蓄水請疏通大嵩港於港口建壩分濬支河於通海之橫山頭等處築土塘幷石

閘六叉鎮海之靈巖太邱二鄉有浦口通流入海閘已圮廢應築塘修閘以資蓄洩並從之吾郡僻處海東距省會四百餘里大吏耳目所不及寇亂已前凡捐輸抽釐之事則以爲商賈輻輳土壤膏沃所以擾民者無不至而農田水利及守土長吏之貪廉大府無過而問者蓋猶封疆敢達雖恃氣驕倨不純用儒術而澤及海隅中之佼佼者

前卷紀和珅爲伍彌泰外孫蓋滿洲人多云然而吳督部熊光亦著之筆錄者也康祺謂伍公與和珅先後入相或是珅繼母之父皆無確證頃觀包愼伯中衢一句

郭君傳云嘉公諱爲河庫道大學士忠襄伯和珅其外孫也珅少貧每遣僕劉全徒步往返五千里求佽助嘉公貲以白金五十兩君方爲河庫道吏與全飲而歡語之曰子且貴何爲人僕從苦如此亦貧之如嘉公數歸餉以家槊遣全求嘉公助白金三百金嘉公怒詈遣之珅遂私出都詣嘉公公怒甚欲治以逃人之法君從容語嘉公曰吏見和郎君貴當在大人上大人毋薄其貧且大父以三百兩助外孫事甚小何苦怒如此嘉公曰汝善和郎君何不自助之君曰大人不助和郎君吏不敢先嘉公乃出金授君曰即日爲我遣之君招至酒樓

握手曰郎君不日當大貴貴後願毋忘今日爲天下窮黎乞命既爲具鞍馬又自以白金三百助其裝其後珅以戸部尚書爲軍機大臣扈

蹕下江南至紅花埠遣金馳請君約相見於仲興君曰吾始謂若主濟世才今乃招權納賄爲贓吏逋逃藪毒流生民吾恨爾時不慫恿治以逃旗外遣之罪若主僕旦夕且無死所毋累我遂與絶後卒如君言嘉公後官漕運總督覩此則珅實有兩外祖且皆早識珅奸矣郭君名大昌山陽人洞徹水性窮極事變乾嘉之際數十年凡奉

特旨持節治河及經制官河督以下遇事諮決倚爲安危蓋振奇士也

傳又記郭君治老壩工一事其卓識廉操尤播人口當嘉公擢總漕時開郭君吏缺爲上客淮陽道以河方多故就嘉公乞君襄其事郭既客河道署忤南河總督吳嗣爵遂僦居淸江浦之五聖廟時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也是年八月望後消溜切灘南臥決老壩口一夕塌寬至百二十五丈跌塘深五丈全黃入運版閘關署被衝濱運之淮陽高寶四城官民皆乘屋而山東逆匪王倫方滋事相距才數百里吳公恇懼無所措昧爽至五聖

廟排闥數延君拒之吳公再三謝罪君曰大人成見若
何吳公曰嗣爵有成見即不煩先生然嗣爵竊慮此役必
速與錢糧五十萬限期九十日何如君曰如此則大人
自爲之大昌不敢聞命吳公因求曰雖然五十萬不
爲少五十日不爲速過此恐干
聖怒罪且不測君曰江北地勢猶與江南接壤塞決
稍遲恐災民惶或生他變且
聖上見兵水交至未審虛實必
發重使大人固欲以皆合事煩使者耶必欲大昌任此
役者期不得過廿日給不得過十萬吳公再拜請受事

君曰有一言不能從不敢任也調文武汛官各一使得
以冠蓋刑杖在工彈壓此外如有員弁到工者大昌即
辭事吳公敬諾君又曰碭料皆在洪福莊距工咫尺宜
聽調取倉猝辦文稿不可得大人出圖章一付大昌飭
庫道見片紙即發帑吳公如約至期遂合龍其用料土
作支并現帑合計十萬二千兩有奇吳公繕摺入告又
三日欽使乃至浦君故善河事至是益知名然終以省
工費拂言語觸衆怒嘉慶初舉豐工工員欲請帑百二
十萬河督議減其半商於君君曰再半之足矣河督有
難色君曰以十五萬辦工以十五萬與衆工員其之尚

以爲少邪河督怫然君自此遂絕意不復與河事康
祺按老壩工一役史公之信任君不可謂不專且篤也
功成入告何不聞端薦賢耶豐工一議吏役夯兵眾
口交詈意中事也河督亦怫然何爲者耶然則治河之
事可知已顧才如郭君設稍假以尺寸之柄前明潘季
馴
本朝靳文襄何足多耶

百年來談篆隸漢分之學者多首舉完白山人鄧石如
按以字行山人少産僻鄉眇所聞見游壽州晤亳人梁巘始
究古法至江甯爲梅文穆公季子客獲觀梅氏所弆藏

祕府異珍暨秦漢以來金石善本隽志臨摹日嘗昧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如是者八年學益大進顧知者猶罕也一日訪黃山至歙鬻篆於賈肆張泉文編修方容授修撰金榜家編修遂篆學見山人書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上蔡眞迹修撰驚問語以故遂冒雨偕詣山人於荒寺修撰即備禮延之金氏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楹及懸額修撰精心寫作盡百易而後定謂莫能加於此也及見山人書即爲匠斲其額石楹既豎不便磨治架屋而臥楹請山人書之刻成乃重建其傾服至此山人既交兩太史遂輾轉

與曹文敏劉文清上海陸副憲鎮洋畢尚書相周旋奉手而絕藝傳矣物登明堂喬喬皇皇士負不世才豈不賴二三名公出氣力以提挈之哉

鄧山人雖以一技名其立品甚高潔乾隆庚戌曹文敏以祝

鑾入都强山人同往山人獨戴草笠躡芒鞋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與從以山東發水轉後與山人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驢過轅門門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望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座語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四體書皆

國朝第一諸公大驚爲具車從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肯來都卒不肯同行願諸公共成其志乃率諸公送之轅門外上驢去後入畢尚書兩湖幕吳中名士多在節署裘馬都麗山人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尚書留之不可乃爲置田宅爲終老計而觴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爲減色四座慚沮當山人初入都都中作篆分者咸以覃谿學士爲宗師山人獨不肯一謁遂蒙詆娸歸南中則陽湖錢魯斯嘉定錢獻之同負世譽未免以私意相凌山人不與校然則書學雖小道非有志節度量者亦未能坐致千秋也

吳江陸朗夫中丞官運河道時壽張逆匪嘯聚距濟甯州才二百里良民生長太平猝驚駭公嚴禁諸官所毋或遠行滋民疑鄉人爭入城慮良奸莫辨議閉門公曰賊未至何示怯耶且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賊害或脅誘耶洞開重闉身坐其閒稽察容納民心以安未幾而

天兵殲賊人皆重公鎮靜有方略預識爲封疆大器云

陸中丞撫湖南最饒政績勞悴卒官其初涖長沙夢吟七言長篇記一聯云能開衡嶽千重雲但飲湘江一杯水被其澤者揮涕誦之

徐大令念祖桐鄉人宰蒙陰稱神君慈父詩文書法力

追古人餘事通王遁之術乾隆乙丑二月翰林錢嶼沙琦屬課與分校不大令曰魁罡並到喜氣非凡意元卷出公房乎會元蔣元益狀元錢維城果皆出其門後並官六卿蒙陰獄逸囚課之當在治東三十里外水草之交爲陰人所察躬率役追捕半日餘不得過小村落令役具餐自憩柳下遙見一池中有叢草回顧有老嫗立簷間注目向池若意喻者飭役入池遂擒之囚蓋立水中央手繫衆草覆其頂凡奇中多類此

乾隆十五年庚午元旦

恩錫大廷筵宴王大臣九卿而下翰詹科道得與庶吉

士亦得與自亥年辛未後元旦多停止筵宴於是曾與斯盛者益自幸榮遇躬膺獲飽飫堯尊舜卣也

乾隆六十年乙卯例舉鄉闈海內重赴鹿鳴宴者四人廣東馮潛齋太史成修湖北陳雲仲太史中龍江西李西華侍郎友棠浙江馮孟亭侍御浩自來重宴鹿鳴從未有在一朝紀元之中者以乾隆元年舉人與乾隆六十年舉人同宴而四人者又皆嘗捷南宮陟詞苑（潛齋己未陳壬戌李乙丑孟亭戊辰）潛齋最長是年已幾百歲矣場屋美談朝廊鴻慶曠不易逢

桐鄉馮少司寇景夏藩江左時屆雍正壬子科秋試總
理場務見貢院地勢卑溼捐俸三百金於各號舍加厚
板一塊鋪地以防雨水灌浸後遂相沿爲例越二紀少
寇孫孟亭浩典試江南賦詩追紀之馮氏子孫累世
貴顯康祺按此雖小事非熱腸者不肯爲況一舉而惠
及萬夫政不得云脫仁矛義也
雍正五年馮少寇以知州開復蒙
世廟超授廬州知府並於請
訓之日
特賜貂裘錦綺端硯法帖諸珍五品微員初起廢籍仰

膺
特達至此中材以上䖏不奮興矣
三藩未變以前
仁皇帝偶思營建時李文勤相國方掌邦計
上詢有項可動否公奏云戶部無可動之項事遂止未
幾吳逆事起
上憂及新項空虛公奏云戶部存項敷用
上詰以前語公正色云部帑原備緩急之需若平日耗
於土木緩急將何支持
上領之仰見

開國名臣經國大猷去臯夔旦奭不遠或曰馬文穆公齊事考文穆康熙八年始入官十四年始官戶部曹郎安得於三逆未變之前先有奏對訣

施愚山先生講學白鷺書院一日講長幼有序因自言少年孤露中鮮兄弟至於啜泣座中有聞牆者爲之悔感愚山實儒者其道學轉爲詞章揜耳

鄧宗伯鍾岳以雍正初督學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册籍書祖可法名鄧詢之則前明史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州寄孥白下有孕妾後生一子因家焉鄧爲錄之邑庠此與初筆所紀湖北學政凌如煥取明臣楊漣元孫充拔貢部議降級蒙

世宗寬免一事蓋不啻重規疊矩云

乾隆五十三年臺匪林爽文平

純廟召見德少司空成以福康安視阿桂何如詢問少空奏云阿桂能指撝海蘭察福康安則極力周旋之方得海蘭察之力以此不如阿桂

上云汝所言亦是但阿桂出師西域海蘭察係未弁夙感阿桂拂拭之恩故願效驅策海爲金川參贊福康安尚係領隊一旦驟臨其上不能不謙謙自下倚爲干城兩人境地不同福善周旋是以平賊

聖天子於臣僚分量洞若掌紋宜

授鉞專征無不膚功迅奏也

武進趙恭毅公貞操偉節諸家紀述詳矣其令商邱時
白太夫人在養官署寄家信購物僅紅頭繩一兩胡粉
一匣見公家世守家書眞迹由偏沅巡撫迎
駕淸江往返僅用白金五十兩見公所手治官書公以
大儒爲名臣此特其淸介之一節

阿文成公持節堵靑龍岡工副將李榮吉以爲進占得
占大工所深忌宜緩之得實而後進以防陡蟄文成斥
其撓衆急趣之既合龍文武皆賀惟榮吉不至召之則
於壩上再拜使者曰爲榮吉謝公相壩實未穩固榮吉

不敢以貨公相故離工致疏虞督土料追歷閱兩日竟不守文成中夜聞壩蟄馳至榮吉已掛纜落水文成令日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吏賞千金未幾舁榮吉至文成垂涕親去其溼衣以

上賜黑狐端罩護之良久乃甦文成遂自劾而薦榮吉竊謂李副將膽識過人不阿貴近其才豈獨可以任河工而文成忠實勿欺不肯屈人材以怙已過震旡咎者存乎悔宗臣器量洵乃可法可師

乾隆朝囘疆奠平廷臣有新開郡縣之議阿文成言囘部性頑難治以漢法宜擇酋建國而駐大將軍於烏魯

不齊責其貢賦不然恐辦事領隊大臣或有嗜財好色

不過六十年後終當有變及張格爾事起適符其期參

贊大臣武公隆阿因重進此說

上遂命直督那公馳往密議始以除夕擒張逆於鐵蓋

山蓋犬羊之性豺未可以冠帶治之文成之慮遠矣

魏文毅公嘗侍直

中和殿泛論史鑒

世祖偶稱唐太宗英主對曰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

高麗至貽後悔矣

世祖頷之

紀河閒性坦易喜滑稽名言雋語流播最多相傳其奏
對之敏捷亦爲一時朝士所深佩嘉慶初
實錄館請議敘或言其過優
仁宗以問公公不言可否而對曰臣服官數十年無敢
以苞苴進者惟戚友浼臣爲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
幣輒受之矣
上恍然曰然則朕爲
先帝推恩何嫌其厚遂如所請行此猶小事也乾隆某
年考試差後有宣布前列詩句者臺臣密以告將興獄
矣

高宗召公問之公頓首曰如臣即洩漏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吟哦或記誦其句欲訪知爲何人手筆則無意中不免洩漏矣

天顏大霽遂寢其事

高文恪在康熙朝世亦稱其對揚之敏妙第聞文恪直南書房時嘗攜金豆滿荷囊如

上閱某書近侍以告則酬以一金豆即拙某書涉獵之偶

天語垂問無不能對大意者以是益蒙

嘉賞以廷臣中博雅可與道古莫士奇若也又文恪貴

盛後頗通賓客或謂士奇僕被入都令但問其家貲可
得賄狀一日
上問之則曰督撫諸臣以臣蒙
主眷多有餽遺其實
聖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參預一字在彼誠無益在臣
則寸絲粒粟皆
恩遇中來也
上微笑置不問康祺按文恪以單門白士徒步游長安
街遭辰遇時平陟通顯
仁皇帝數十年之矜全培護斷非他人夢寐所敢幾奈

詞章而外他事無聞其結權內侍納賂疆臣無非為身家富貴之計依侍寬大巧言自交不以墨敗幸也視世之五諫從諷片語迴天者辟諸草木區以別矣

宣宗中年尤崇節儉嘗有

御用黑狐端罩襯緞稍闊令內侍將出四周添皮內府呈册需銀千兩乃

諭勿添明日軍機大臣入侍

諭及茲事自是京官衣裘不出風者十有餘年

康熙十七年魏敏果公以左都御史遷長刑部上言臣

忝司風紀職多未盡敢援漢汲黯自請爲郎故事乞辭

新命而領舊秩

聖祖察其無欺乃加刑部尚書銜仍留原任一時百僚

震懾綱紀肅然人以公爲不負所言克舉其職

自有制藝來無以舊作時文受主知者長洲韓文懿菼

康熙癸丑科會試殿試皆第一撤闈後

上取墨卷覽之稱主司得人是年冬

召至起居注

命將平日窗稿進呈遂以刻本五十篇進復

召至弘德殿

問平日所作必多館師熊文端公代奏曰尚有三十二
篇以題目小不敢進呈
上曰不妨都進來其三篇即鄉試墨卷也康祺按公舉
問經術蔚然儒宗其出處成有軌法原不獨以制藝見
長而以是渥受
恩榮正足爲潛心舉業者勸益可見
右文天子曲藝旁通即時文小道亦莫不洞知奧窔也
聖祖第二次南巡以江蘇巡撫宋尙書犖居官安靜深
得大臣之體
手詔褒美恩誼甚洽公面奏朱臣范成大蒙孝宗賜石

湖二字後世傳爲美談孝宗偏安主我
聖上乃堯舜之君相去霄壤臣功業不及成大遭逢之
盛自謂過之臣家有別業在城西陂乞
賜書西陂二字
上許之時直幄諸臣見
上顏色藹𩃎競進求書公奏曰臣老矣以齒當先
賜臣
上大笑走筆書西陂二大字立時
頒賜
明良喜起之盛熙熙一堂直三古以還所未有也

康熙朝召試鴻博之次日
聖祖方幸霸州攜諸卷親覽翼日下三相國公閱
上忽問媧皇補天事信乎蓋毛西河檢討卷中有此語
也馮文毅公溥奏淮南子有之
上曰徒記事邪則楚辭列子早及之何止淮南第未知
傳信何如耳文毅曰賦主鋪張古籍宜可用於是西河
列上卷
聖學淵博如此
聖心復詳盡如此昔陶士行云大禹惜寸陰我輩宜惜
分陰科目庠序之士幸生

聖朝其無自惕矣

太宗嘗與羣臣論遼事當以呂尙爲法忠勇公石廷柱對曰呂尙能專制閫外生殺故所向有功今臣等若有過下所司逮訊雖佐領以下亦當與之比肩對簿其何以堪大臣以其言過戇請議處

上特寬宥

乾隆五十年舉行千叟宴漢大臣與宴者以嵇文恭公

領班公年八十與

高宗同庚生辰本在六月值班口奏臣不敢先君擬改期於

萬壽後
上許爲知禮因代定八月十五月
遣侍衞爲之稱觴時以爲榮遇云
高陽李尚書鴻藻咸豐閒以編修視河南學按試未周
奏
特旨召還授
穆宗毅皇帝讀
毅皇帝登極後
弘德殿師傅之任雖廣延耆宿而以尚書爲甘盤舊學
兩宮眷倚尤專並已令參機務矣同治五年丁太夫人

艱
懿旨開戶部侍郎缺守孝百日仍赴
弘德殿及軍機行走尚書累疏陳情乞歸終制吏部尚
書文文忠公爲之代奏同時援
讀諸臣大學士倭文端公徐尚書桐翁侍郎同龢亦代
爲乞
恩卒邀
俞允至光緒年高陽已官正卿遭本生太夫人終堂之
戚以本房主喪無人具呈禮部請守制三年亦經禮部
議准尚書之爲人子可謂守經盡禮不愧儒臣

燕下鄉脞錄卷十一終

燕下鄉脞錄卷十二

鄞　陳康祺著

塔忠武公之戰績載在琅書諸葛大名垂宇宙矣公性忠勇亦最慈祥統兵岳州即於左臂涅忠心報國四字洪山之捷麾軍逼賊於沙湖塘角開賊爭赴水死中多幼孩公見之大哭傳令拯救得數百人羣賊因而乞命者又七百有奇誅其極悍者餘盡釋之一日力戰歸左右以海燕窩進公曰吾母夫人在鄂不知能給朝夕否忍甘此耶德化令進莞席以士卒皆臥草土卻弗受其篤孝貞廉又如此從古名將秉氣之純如公亦少覯也

中興名將塔羅彭楊四公隨曾文正剏立楚軍實開果毅堅貞之風氣稍後則滿臣惟忠勇公多隆阿漢臣唯子爵提督鮑公超驍勇敢戰與之齊名軍中呼為多龍鮑虎

狀元雖三年一人而自唐宋重科目以來凡廷試掄元鮮有不洊躋華顯者海鹽朱朶山殿撰昌頤平生六易官階終於六品殆由數奇初以選拔充小京官升用主事一也道光丙戌成進士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二也嗣升贊善三也緣事降謫適得光祿寺署正四也由光署正捐主事五也升員外得御史矣復干吏議鐫級

歸成豐朝起廢員仍
賞壬寅命來京六也散秩浮湛旋亦垂垂老矣名場顯
晦各有前因修撰鄉望頗隆蹭蹬終身義可無悶
福文襄王總制雲貴值南掌國貢馴象四並言被交阯
諸國劫掠無禦敵器以餘象一求予巨礮文襄檄諭以
國家法制森嚴賞賚有節兵火利器不容妄求還其象
不予之礮
上韙之
福文襄屢出籌邊功在
社稷其生平所受

恩寵亦復空前曠後冠絕百僚初以領隊大臣隨征金
川攻克得楞山
賞嘉勇巴圖魯後即以嘉勇二字疊爲封爵佳號異數
一也索諾木就縛金川平
封三等嘉勇男班師
上幸良鄉行郊勞禮
賜御用鞍轡馬一旋
御紫光閣飲至
詔圖形閣中
上親製贊異數二也甘肅逆回田五等滋事

授參贊大臣擒賊首張文慶等
晉封嘉勇侯異數三也臺灣逆賊林爽文圍嘉義
詔以爲將軍馳驛往勦立解縣圍捷聞
封一等嘉義公
賜寶石頂四團龍服異數四也生擒林爽文檻送京師
臺灣平
賜金黃帶紫韁金黃辮珊瑚朝珠又
命於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各建生祠再圖形紫光閣
上製贊如初異數五也廓爾喀賊匪竄後藏
詔以爲將軍疊克賊寨奏八

御製誌喜詩書策以

賜佐以

御用佩囊異數六也甲爾古拉集寨之捷酉𢥞乙降

詔許班師晉大學士

加封忠鋭嘉勇公會十五功臣圖像成

上復親爲製贊時大學士阿文成以未臨行陣奏請

功異數七也尋

賞一等輕車都尉

命照王公親軍校例給六品藍翎三缺

賞其僕從異數八也由川督移雲貴會黔苗石柳鄧圍

大營喚腦營松桃廳三城楚苗石三保圍內籤亂逆眾吳半生卅之宥
特命督師進勦未市月立解三圍
賞戴三眼花翎異數九也屢殲賊營奪賊卡降七十餘寨
詔晉封貝子銜仍帶四字佳號照宗室貝子例給護衛異數十也吳半生降
賞公子德麟副都統銜授
御前侍衛異數十一也積功無可加賞
晉公爻文忠公貝子爵異數十二也逮公薨

特旨賞郡王銜賞庫銀萬兩治喪並於家廟旁
特建專祠以時致祭其父傅恆
追贈郡王銜子德麟襲貝勒喪入城
親往賜奠
御製詩哭之配饗
太廟並入祀賢良昭忠二祠復奉
諭德麟承襲貝勒後其子襲貝子孫鎮國公罔替異數
十三也其他
封贈蔭襲之稠部院封圻之重璣珍瑋寶之錫
雲漢綸綍之褒爲尋常將相所罕有者不勝縷述異姓

世臣以彼至此

本朝第一人也

山陽汪文端公廷珍年十二而孤母程太夫人撫之成立值歲凶母子日一食或終日不得食太夫人終不肯使人知曰吾非恥貧恥言貧耳言貧則疑有求於人故不爲也歲除無米使僕索舊逋城外抵暮歸無所得各飲茗一甌嘗鹽菜數莖就臥及公貴風裁嚴峻正色立朝造次必於禮法太夫人教也

汪文端之相業不以隆隆赫赫爲名高其行誼文章海內識與不識推爲正人無異喙

仁宗知公深故在內則長成均直
上齋洊充總師傅在外則安徽江西浙江連任學政始
終委寄不外文學侍從之任公爲大司成選刊成均課
士錄教學者以義法三省試牘皆曰立誠編猶前志也
又嘗撰爲學約五則以訓士一曰辨塗謂喻義喻利人
心之分盡於此爲己爲人學術之分盡於此有志者當
立辨乎豪釐千里之差一曰端本謂士者四民之首天
下事皆吾分內事也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讀書人爲
之故貫通古今達事變相期爲有體有用之學一曰敬
業時文者古文之一體猶之碑誌傳記表疏論序云耳

以摹擬剽竊者之不足言文乃並時文而小之過矣一曰裁僞謂昌黎論文惟其是吾論文惟其眞蓋必能眞而後是非可得而論也申韓莊列異乎吾道者也而荀子以爲先有實而後託之文非以其眞耶一曰自立文之不能不變者時也挽其變而歸之正或因其變而愈益神明於正學者事也苟非克自樹立隨風氣爲轉移取已陳之芻狗沾沾然倣效之庸有冀乎哉其因文見道大指不出乎此

宣宗在青宮公盡忱啟迪非法不道

登極後獻納尤勤道光三年

手敕稱汪廷珍於師道臣道之義二者兼備然則公之
輔翼
聖聰成三十年仁孝太平之治上與伊傅比媺矣相業
黯澹何足議之
高宗御製詩云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
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
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闢之蓋彼
教已式微已且藉以養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
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游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爲
詩以見意云頹波日下豈能迴二氏於今亦可哀何必

闢邪猶泥古留貧晝景與詩材眞洋洋

聖謨也康祺少時好發奇論嘗謂今之僧道可編爲土兵縣留一寺額設若干人半月誦經半月習武合一省一府均其寺産爲養贍之資才足馭百人千人者別異其名目或許酒肉或許婚娶有事則老弱留守壯者聽調出軍有功許蓄髮出籍爲武弁人咸詆之旣又曰僧尼宜因田設額仍其舊産縣留一二所以別男女非鰥寡孤獨喑聾跛躃者不得濫給度牒人亦以爲不能行敬繹

聖制蓋亦借紺宇紅牆爲安置窮民之藪澤芻蕘之言

似後一說猶堪備采也

漁洋晚年寄宋商邱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讀者多未測其旨後始知爲趙秋谷發也蓋秋谷罷館職後益修憾漁洋薄游吳中屢語人曰邇日論詩惟位尊而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於漁洋故答詩云爾阮吾山茶餘客話謂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誇耳其實漫堂固不在秋谷指議中也康祺按商邱風雅不減漁洋吾山斯言未免褻瀆

康熙朝刻耕織圖係焦秉貞畫

萬壽盛典冷枚畫秉貞濟甯人欽天監五官正冷枚膠州人又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內務府司庫沈喻畫見茶餘客話

張稷若先生云强記之法每讀一書遇意所好即劄録之録訖乃朗誦十餘遍黏之壁閒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輒就壁閒觀所黏録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黏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黏者投笥中俟再讀有所録補黏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自富康祺按他書記此法黏壁之後尚有分爲二笥者一虛一實令日探左

笥所儲逐條溫覽投之右笥明日採右笥亦然其功尤爲精密余性嗜古書記性最劣偶有譔述輒須尋檢卒爾下筆難免舛譌憾年少在塾不依此法行之汎覽健忘致成枵腹後生志古尙其鑒諸

今水晶眼鏡徧天下市井騃儈且用之矣此物興於
國初珍貴逾珠玉康熙癸未
賜少宗伯孫岳頒晶鏡時蔣文肅以庶常值
內廷奏臣母曹氏年老眼昏
上亦賜之當世以爲殊榮

舉人大挑始於乾隆丙戌科吏部新議選法一等用知

縣者又借補府經歷直隸州州同州判屬州州同州判
縣丞鹽大使潘庫大使凡九班二等以學正教諭用借
補訓導凡三班時謂之九流三教按此語儇巧不足缘
籍以紀大挑緣始及當時銓補章程耳

蔣文肅官庶常即蒙
聖祖賜第西華門右
御題匾曰揖翠堂雍正戊申大拜後復
賜新第於得勝門舊例年終
賞大臣福字皆用紅箋丁未冬
世宗以公母曹夫人服未除

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壬子
賜人參至十二斤皆人臣不世之
恩遇
恭讀
純廟聖製文南薰殿奉藏圖像記知列代帝后圖像傳
自勝國典在有司歷有年所自
純廟幾暇省閱內庫偶得展觀遂
命工重加裝池襲以綈錦尊藏於
紫禁西南之南薰殿復命王公大臣詳定位置謹具籍
識次第甲乙又以明諸帝王册命貯工部外庫慮其散

軼因附藏
殿之西室俾虔視焉既竣事
親灑宸翰勒石前榮以示永久蓋
纘承帝統嘉惠前朝
聖人之用心若是其誠且篤也其圖像軸數法祭酒式
善陶廬雜錄嘗紀之云
南薰殿藏古帝后像凡軸七十有五宓犧氏像一帝堯
像一禹王像一商湯王像一周武王像一梁武帝像一
唐高祖像一太宗像三後唐莊宗像一宋宣祖像二太
祖像四太宗像一真宗像二仁宗像一英宗像一神宗

像二哲宗像二徽宗像二欽宗像二高宗像一孝宗像一光宗像一寧宗像一理宗像一度宗像一明太祖像十二成祖像一仁宗像一宣宗像三英宗像一憲宗像一孝宗像一武宗像一興獻王像二世宗像一穆宗像一神宗像一光宗像二熹宗像二宋宣祖后像一眞宗后像一仁宗后像一英宗后像一神宗后像一哲宗后像一徽宗后像一欽宗后像一高宗后像一光宗后像一寧宗后像一明孝慈高皇后像一凡册十五歷代帝王像一册自伏羲氏起至宋寧宗止凡十六葉每葉像二聖君賢臣像一册自伏羲氏起至韓信止凡一十三

葉宋朝帝像一册自宣祖起至度宗止凡十六葉元朝帝像一册自太祖起至寧宗止凡八葉宋后像一册自宣祖后起至寧宗后止凡十二葉元后像一册自世祖后起至后納罕止凡八葉末四條無標題元后妃太子像一册自仁宗后起至后納罕止六葉第二三像無標題末附太子像二明帝后像二册上册自太祖起至孝敬毅皇帝止凡九葉下册自世宗起至熹宗止凡八葉尚有歷代聖賢像一册孔子世家像一册至聖先賢像一册歷代聖賢名人像一册皆藏於

殿中

道光九年十月緬甸國王遣人進金葉表因奉
天朝平定回疆生俘首逆恭進
皇太后徽號之詔畏服歡喜而來賀此爲向來緬王所無之事故雲貴總督代爲奏進

黃岡曹學士本榮爲
國初理學名臣其學初從陽明入直悟心原繼加以踐履篤實之功著五大儒語錄及周張精義王羅擇編居要錄切問錄諸書其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行嘗應
詔上疏請舉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

大業者朝夕討論從此設誠致行自能祈天永命云云優旨嘉納官司業刊白鹿洞學規以教諸生日侍講幄論辨經義問無不對對無不盡同年生譚鳳禎殁於京師學士爲之治喪詔妾生子令室中婢乳之後成立魏徽果爲賦古人交行學士既卒蘇門孫徵君慟惜之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

淸之際道在曹子世以其言爲不可易康祺於道學家言了無所得亦不知程朱陸王之所以異同如學士者其視箕子果何如視魯齋先生又何如徵君所言無能別其然否惟觀學士之事

君待友皭然不欺爲詞臣菜食布袍求盡職業恐卽此便是道學不必高語商周宋元定與古人鼎足也

桂林朱伯韓觀察居諫垣與蘇廷槐陳慶鏞齊聲號稱三直（見前筆）又從倭文端唐確愼李文清諸公游與聞道學之統其經術考据則與曾文正公何子貞張石洲諸君相切劘其工詩古文與梅伯言邵位西張端甫吳子序余小頗陳藝叔劉椒雲馮魯川六七君子及其鄉人龍翰臣王少鶴同時各成一家蓋道光朝魁偉振奇人也與西賊起方在籍辦團練（按獨秀峯題壁詩詆毀觀察甚烈康祺偏考他書非事實也且題壁詩本淺俗不細世人何故傳誦）

張忠武公之來歸也官吏多疑

之觀察獨謂忠果可任事毅然以十口保其無他忠武卒為名將蘐臣論者謂李白之識郭汾陽殆遜之矣按收降張忠武事諸說互歧平定粵匪紀略屬之鋼山制府馮氏桂芬李氏元度集屬之勞文毅公朱後以道員游吾浙浙撫王有齡駭不知兵假籌餉名恣苛斂觀察每有言嫌其迂隱賊既圍城觀察守清波門督士卒守禦甚力食將盡偶得米猶分數斗餽舉人伊樂堯樂堯經生觀察道義交也城陷罵賊死觀察忠孝大節炳若日星而力保張忠武公功績尤偉其圍城餽粟一事亦見平生風義云

李文恭公星沅由翰林外簡郡守不十年至兩江總督

所至百廢具舉棱棱有風骨既以母老乞病歸

文宗御極召用懇請終養會粵逆漸肆而林文忠公道

卒

朝廷以文恭能任事也訖以

欽差大臣關防畀之而公又殂方公抵粵西憂賊甚寢食失常度每謂人曰此賊非眼前諸公可了時周文忠向忠武烏武壯皆與其事意不謂然公曰後當思吾言耳公疾革以關防送文忠而遺表薦烏向可任其後三公皆殄身軍事粵逆奔突徧天下征討十餘載糜饟萬萬逆氛始洗盪無遺公殆見淇楊初起勢剽悍驍劇不

易摧思得當鄭重一戰豈懦帥畏事比哉

海昌三異者安陽許侍郎三禮字海霄時浙人傳爲瑞應者也時白燕來巢朱露降於庭柏海潮當至而不至輿論美之故云然侍郎作台日每夕焚香告天如趙淸獻故事捌立書院延梨州先生主皋比招高才生雅歌釋奠而親受先生易學稱弟子焉行取御史疏請定武臣守制之例遷理少講河圖洛書甚有條理

聖祖嘉美自庶僚至卿貳每歲必貽書梨洲問學欲然也康祺按侍郎少執業於孫徵君他日有編夏峯南雷學案者當兩收之

南雷講學吾州相從問學者以吾宗爲最夥而恰庭編修錫嘏其衞道至力者也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掌院葉文敏公將特薦之以詩從臾就道南雷答詩勉其承莊渠魏氏之絕學而告以不出之意文敏以編修爲黃氏高業屬其敦勸出山編修曰是將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爽軀也不如其已也再三往辭文敏乃止編修論格物之學於師門不甚合然棃州屈指門下必首推其篤行

嘉慶初李忠毅公長庚勦除洋匪屢敗蔡牽於浙洋以閩師掣肘牽尙游弋海上

上聞遂治督臣而代者入閩中文武之譖疏參忠毅逗
留捏報斬獲
諭密飭浙撫請安泰公賴公力陳忠毅勦賊之勇海戰
情形之難
仁宗委任忠毅由是益篤當時賊中謠有不怕千萬兵
只怕李長庚之語亦達
天聽
仁和柴虎臣先生紹炳明遺民也少有至性生計清寒
父亡於官求商人附載東去迎棺歸葬躬自負土成邱
時節祭奠涕淚迸涌松草為之萎絕里中有避父笞出

亡者先生遇之問得其故大悲曰爾有父笞非苦我無父笞乃苦耳爲賦遊子遇孤兒行其人垂泣自恨卒爲孝子偷兒夜入先生寤覺其爲鄰人也默不言据摭及衣被徐曰獨不能留此爲吾禦寒邪偷兒驚而止遂勸其改行檢枕畔百錢予之及案上銅器一二具令持出其人嗚咽去入

國朝居南屏山貧甚屏絕餽饟賣藥自給先生於象緯律歷輿地禮制農田水利戎兵賦役莫不研講康熙八年

赦舉山林隱逸之士浙撫范忠貞公親詣之請以應

詔國儕卓卓乎東京人物也

乾隆辛未

聖駕南巡幸無錫秦文恭公家寄暢園秦氏子姓迎

鑾者孝然年九十賓然年八十七敬然年八十五棨然

年七十壽然年六十九芝田年七十六瑞熙年六十一

華田年六十東田年六十二九人得六百餘歲皆近房

也漢碑云國有仁儔民多世壽信夫

雍正中太常寺卿吳隆元奏修

天壇摺內有蜈蚣八字牆語

上命交部嚴議以其不敬也

壇廟大典襄事者可不慎諸

天台齊侍郎敏悟強識觀書目十行下一覽則終身不忘其應徵北上時謁某邑宰留宿署中見架上有異書八册請借觀主人曰諾次日將登程主人奉書以出侍郎曰已閱訖矣主人未之信抽一二册詢之探喉而出不譌一字

桐城諸生潘天成錫疇世稱潘孝子幼與父母避仇相失天成乞食求之往來休寧山中跳走哭泣每至聚持一鼗鼓大聲爲鄉語觀者從之而笑莫測其意也行至江西界其母從巷中出頗疑天成非丐者詳問所由相

持而悲因又詢知父所在迎之歸里天成論學祖姚江又從荆溪湯之錡受東林之學後事宣城梅文鼎略涉歷算狷潔長貧老以餓死

本朝古文家必推桐城方侍郎為正宗矣其裁成而引掖之者實賴吾鄉一二先喆侍郎少遊京師下筆為古文輒工李野先生奇之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為無益之文侍郎終身誦之遂一心窮經後讀徐氏所雕九經解三過為文益峻潔西溟編修方以古文伏天下揚於衆曰後來之秀也侍郎名遂大起

吳徵君農祥學長於史兼工詞賦乳哺時啞啞私語皆

建文遜國時事過十歲方不言蓋生有宿根云按徵君與吳任臣生同里閈年少皆博綜能文時呼爲虎林二吳

梁侍講幼時其父文莊相國猶未達也居鳳皇山麓夫人夜織兒嬉於旁虎突入戶夫人驚絕侍講戲如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

山舟侍講書名壓一代性獨孤僻作書喜用許虛白紙夏岐山潘岳南筆刻石必陳雲杓陳如岡馮鳴和後虛白齋紙盛行馮潘夏陳因以致富

臺灣開於鄭芝龍順治初其子成功復往據之時出沒江海爲大患廈門民掘地得一碑文云生女娍雞十億

相倚見者莫能測後鄭氏爲姚尚書啟聖所殄滅乃知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郞從酉雞也滅雞滅鄭也鄭氏初起海上尚書始生傳四世六十年而公適爲閩督遂平臺灣執鄭克塽以歸此謠讖之有驗者然亦我

聖清之威德震鑠師武臣力有以應之

會稽姚尚書平定臺灣袁枚作公神道碑謂大功爲施琅所攘謝山鹿洲亦云然康祺按之官書及他紀載知枚言不甚有徵顧尚書長子儀亦英物也儀雄偉與公肖嘗驅駟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前卻不自由挽強弓百步外可洞四札閩人望見前鋒曰此姚公子旗也以

功游擢開封府知府

諭以京堂用自請效力從戎改雲南總兵

本朝文臣自請改武自此始按儀齊有憂畏軒遺集

澤州相國在直廬

聖祖皇帝嘗傳問今之詩人爲誰相國以周起渭史申

義對時有兩大詩家之目相國予告陛辭

聖祖問將來誰可代者相國復舉周名以對惜起渭甫

進宮坊未肩大任僅以詩集傳耳

黎侍御吉雲以翰林入臺垣道光中英吉利船窺津門

海口侍御獨上疏言島夷不可縱和議不足恃係用兵

事甚恐彈主款大僚言詞切直比款議決遂引疾歸咸
豐改元廣西軍事急御史方家居忽摒裝詣京師補官
劾湖廣總督程矞采庸怯誤事縱賊深入湘中將爲天
下患已而賊果圍長沙破武漢連陷江南蹢及畿輔都
城戒嚴侍御奉
命駐東城一日語守者曰城上宜多積磚石守者謬諾
之督責益急謂明日不具將治爾守者懼獲罪走愬諸
大僚言御史恐我明日寇將至也大僚聞於
朝以恇擾降時論惜之康祺謂明日寇至固守者之甚
其詞第被

命守城而不作寇至之想守何事矣粵匪之變所以狙
犇鼠竄天下無完城者大抵皆明日必不寇至之念誤
之也嗚呼粵匪平矣明日顧可恃哉

貴筑黄觀察輔辰官考功郎時遇事侃侃持正不阿屢
忤尚書恩桂又與侍郎張公爭易州牧貪墨事抗論再
三同官皆目之硬黄鎸石以贈觀察少奇困嘗屑糠和
麥麩爲粥又不給則就鄰生擷園中桃實生啖之意充
然不廢學蓋所蘊蓄深不第以風骨標異者

嘉慶二十三年

萬壽恩詔普免天下積欠錢糧各省懽騰爭造册送戶

部安徽民欠三百萬鳳陽一府尤多巡撫康公紹鏞閱册已定未及奏遷去繼之者姚公祖同疑民欠不實行令諸道府大爲覈減屬吏震公威勒令諸州縣減造十分之四以其欠數虛報存庫州縣苦之勢洶洶將上聞姚先奏以爲官吏欺侵造册不實請展限覈減硃批云損上益下朕之願也存心刻薄有傷政體姚大慙六百里行文以原册上大哉

王言古稱蕩蕩如天何以加焉

燕下鄉脞錄卷十二終